

## 文化 | 专栏

肖遥专栏 艺术狂人

## 巴尔扎克背靠的女人“树”

青年巴尔扎克曾写信向妹妹求助：“留神一下，看看能否物色到一位有巨额财产的富孀……并且为我向她吹嘘一番——一个超群出众的青年，仪表非凡，一身似火，真是上帝烹调出来的充当丈夫的最佳美味。”

后来他也如愿以偿地找到了这棵大树，不是一棵，是很多棵，多年来，巴尔扎克同时周旋于很多贵妇的裙裾之间，像松鼠般灵巧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……这些大树足以组成一个小树林了：为他静止、为他做不可能的事、为他遮风挡雨，为他偿还债务，为他提供素材、为他铺平通往上流社会的路子。

23岁的巴尔扎克依靠的第一棵树是他母亲的老朋友柏尔尼夫人，比他母亲还大一岁的她当时已经是七个孩子的母亲，由于柏尔尼家族见证了旧帝国的兴衰，巴尔扎克根据这个贵族家庭的珍闻逸事写成《朱安党人》，在文坛上崭露头角。

此后，27岁的巴尔扎克目标明确地攀上了第二棵大树——阿布兰代斯公爵夫人，这位41岁的贵妇人堪称“帝国的荣誉”，她的娘家和拿破仑是世交，“她整个儿散发出的气

息，她的姓氏所暗示的光荣的过去，她的公爵夫人的头衔——即便刚刚才打上新鲜的漆印——准确地说，所有这一切都把年轻人镇住了。”巴尔扎克使出浑身解数，写热力十足的情书打动之，替她写回忆录收买之，博得了公爵夫人的青睐，不仅借力跻身了上流社会，还得到了关于拿破仑的丰富材料，写成了畅销书《夏倍上校》。待公爵夫人成了破落贵族，巴尔扎克已经声名鹊起，他毅然撤下这棵朽木攀上了新的高枝。

30岁时巴尔扎克遇到了一棵最理想的大树——27岁的韩斯迦伯爵夫人。在众多粉丝来信中，有心的作家凭笔迹、信笺和措辞揣测到一位写信人的高贵身份，与粉丝见面后，得知她果然是位豪门贵妇。更妙的是，这位外国粉丝不清楚作家情场上的狼藉声名和3个私生子等底细，他们达成密约：等她做了寡妇继承了丈夫的几百万财产就与他谈婚论嫁。

16年后作家终于有机会去俄国向这位贵族遗孀求婚，他刚攀上这棵大树后的第3个月就一病不起。他临死时，他的白富美正在巴黎珠宝店裁缝店奢侈品店疯狂购物。

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## 幻觉

路引，通行证的别名。类似于日伪时期的“良民证”，或者20世纪30年代山西的“好人证”。阎锡山颁发好人证的时候，曾将其分为五等。有产业有职业且有乡友邻居作保的，是一等好人。其他几等，则依据这个原则有所变化。宋之的在《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》一文里写到，他虽有职业有人担保，却也因为没有铺保而列为三等“好人”。

好人分等，其实是门严酷的学问。一个三等“好人”想要变成二等“好人”，不知得付出多大的代价。这种玩法，让人体会到的绝不仅仅是黑色幽默。

谈到历史人物，我最反感朱元璋。此人杀人如麻，更吃透了中国文化的厚黑底色，是一个潜规则的行家。

为了困住农民，朱元璋实行连坐的政策。这种做法已经残酷得很了，朱皇帝还不满意。当时农民自由行动，范围仅限百里。超过百里，就需要地方官府派发“路引”。

洪武六年八月，常州有老妇人得了急病。她的孙子急于外出求医，仓促之间没能拿到“路引”，被官府抓获。按规定，此人是要问罪的。但是，朱元璋听说以后，不仅没有治罪，反而大张旗鼓地嘉奖其孝心。

这是关于朱元璋的难得的一则佳话。只是，这则佳话是让人心酸的。

恐惧之下，不仅容易出佳话，还容易出人情味道。

《明史·解缙传》里，有一个很特别的段子。解缙才华横溢，一次，似乎是喝多了，竟然大着胆子

上书。他写道：“国初至今，将二十载，无几时不变之法，无一日无过之人。尝闻陛下震怒，锄根翦蔓，诛其奸逆矣。未闻褒一大善，赏延于世，复及其乡，终始如一者也。”

解缙的奏折，无疑是打了老朱一巴掌。痛骂其横征暴敛，不顾他人死活。但是，戏剧化的场面出现了，朱皇帝不仅没有杀他，反而说，“朕与尔义则君臣，恩犹父子，当知无不言”。传说，解缙感动得几乎落泪。

解缙的涕零，不仅有知遇的感激，更有被免于屠戮的惊险。如此强烈的刺激，让这个才子产生了强烈的幻觉。他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官场上任性。结局是，永乐八年，他因为“私见太子”，被朱棣下了大狱，然后扒光衣服，冻死在雪地里。

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

## 推磨

石磨平常，但也并非家家都有。石磨是村民自己凿的，有种拙朴的智慧。农民自力更生的能力很强，万不得已进一趟城，办些杂事。从没有洗干净脚，穿上鞋袜，专门进城享受一番的。他们的字典里没有“享受”这个词，就像驴拉磨，停下来休息的片刻，便是享受。

磨是笨重的，石头间凹凸不平的齿纹将米粒碾成浆，或粉，可以做成不同的食物，比如发糕，米豆腐，白粒丸，米豆腐红烧，也可以做汤，撒些葱花，味道奇绝。印象中好像《芙蓉镇》里的刘晓庆开个小馆子，靠卖白粒丸致了富。2005年在凤凰吃了一碗白粒丸，很地道，仿佛回到童年。

有些菜本是穷人为挨日子发明的，后来倒变得稀少贵重，渐成食客们追捧的对象。我有时参加集体旅游，会有吃农家饭这样的项目，同伴们亮出白胳膊白腿，东看看西摸摸，饶有兴趣。有人问我为什么无动于衷，我说像我这样吃农家饭长大，在城里住了些年的家伙，现在忽然来尝农家饭，有点装大灰尾巴狼。乡下的生活，作为过客，蜻蜓点水是诗意；但要留你做乡下人，干农活，娶村姑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恐怕你扔下筷子碗，撒腿就逃了。



武骏专栏 醋溜聊斋

## 文艺女妖精

最近有两则王祖贤的消息。一是说她在温哥华的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，网友惊呼女神人美又有爱心，坐在那里美得就像一幅画；一是说她返港被拍到身材走样面容浮肿。小伙伴们都惊呆了，这仅仅相隔十天啊。

短时间容颜变化这么大，也许跟拍的光线角度有关，暂且不表。不过，大家对一个息影多年的女星容貌还如此关注，有一部分原因是她曾经塑造了一个经典女鬼形象，在电影《倩女幽魂》中，她饰演的聂小倩妩媚、冷艳、飘逸，气质脱俗，让人难忘。

原著《聊斋志异》中，聂小倩可没有王祖贤那样有文艺气质，仅仅是一个改过自新的孤魂野鬼。不过，文艺女妖精在《聊斋志异》中还真有不少。

文艺女妖精，一般都爱好诗词。《连琐》中，夜夜吟诵诗句“玄夜凄风却倒吹，流萤惹草复沾帏”来寄托幽恨的女鬼连琐，对杨于畏多有畏避，但是当杨于畏给她续上“幽情苦绪何人见？翠袖单寒月上时”的诗句时，立即有找到知音的感觉，主动去见他。当看到杨于畏的桌上有元稹的《连昌宫词》时，更是感慨“妾生时最爱读此”。有了诗词这个媒介，杨于畏和连琐剪烛西窗，谈诗论文，好不惬意。《白秋练》中，慕生音节铿锵地“执卷哦诗”时，鱼妖白秋练被吸引，跑到人家窗户外偷听，以至非慕生

不嫁。联姻受阻后，大病一场，慕生来探视，白秋练对他说，你给我吟三遍王建“罗衣叶叶”那首诗，我的病就好了。看看，痴迷诗词的程度可见一斑。

文艺女妖精，对音乐也颇为精通。连琐和杨于畏无性同居后，每日里除了在一起讨论诗词，下棋，就是弹琴，如果弹声情凄婉的曲子，杨不爱听，就换作欢快的曲子，顿时让人心情舒畅。《林四娘》中，女鬼林四娘，精通音律，在陈宝钥的要求下，边打拍子边唱，“其声哀婉”。不仅自己唱得流了泪，连陈宝钥也听得内心酸酸的。时间长了，陈宝钥家人偷听到她唱歌的，无不流涕。音乐素养不是一般的高。

文艺女妖精，对有才华的书生格外偏爱，对不学无术者则毫不含糊表示出自己的鄙视。《嘉平公子》中，某公子长得很帅，在赴童子试的途中，女鬼温姬主动前来找他，说是仰慕公子风流，愿侍奉他终身。这是自荐枕席的节奏啊。后来，公子的母亲知道温姬的身份，要公子和她断绝关系。但是，想尽了办法也撵不走温姬。一天，公子写了个便条，让仆人去办事，却把“椒”错成“菽”，“姜”错成“江”，“可恨”写成“可浪”。温姬一看，大失所望，直接写下：“何事‘可浪’？‘花菽生江’。有婿如此，不如为娼！”飘然而去。

罗西专栏 心情若锦

## 害臊能净白

早市有个卖粽子的大姐，长得圆圆胖胖的，很热情，带四川口音。那年汶川地震，我曾问她是四川哪里，她说是雅安的，没事。前不久，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地震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下楼，特地跑到她摊位前，看她在忙碌着，心里稍安定，然后犹豫不决地走过去，害羞地一气呵成地问她：“老家地震没事吧？”她一抬头，泪水夺眶而出：“谢谢你谢谢你，你真是好，我家没事，都好！”我赶紧走开，顾客、众贩都热辣辣地看着我。

这两年，房租狂涨，我家出租的那套房子，6年都是一个价，因为他们是老租客了，太熟悉了，不忍心提价。在左邻右舍、中介等鼓动下，我才弱弱地结巴地对我家三个房客（合租的）说，要涨一点意思意思……这个真的很难启齿，仿佛跟人家提分手似的；不敢当面提，做了深呼吸才拨打电话……本要涨500元，结果电话那头还没还价，我自己就对半砍：“算了，就涨250吧！”

某日，午夜，写字楼下来，电梯里就我和她，有漫长的时间，从44楼到1楼。与她不熟，但是我觉得气氛很闷，我含羞地看她一眼，似乎看见什么，然后犹豫地说：“你唇边有一粒芝麻。”她说“谢谢”，并接过我递的纸巾，转身用手机照了她的脸，她笑了：“对不起，是我的痣。好多年了！”我有些窘迫，愣在那里……她把手里的纸巾折好，收进包里，动作温柔、疼爱。我真后悔没在纸巾上写几个字：抱歉，我眼神不好！

那天中午，艳阳高照，趁公园没什么人，我趴在草地上拍蜜蜂，平常人多，只是不动声色地“随手拍”，即快速拍下就赶紧溜，怕人把我当艺术家围观。想不到，一位老大爷神不知鬼不觉已跟着跪下来“看望”我……即便如此，老人家还是搞不懂我“怎么了”。我没怎么了，只是还有一些童趣与腼腆，对他点头微笑，赶紧起身就跑，害羞真的解释不清。

很多时候，一个人的宽厚、温暖，是经过沧桑岁月后的反哺；而

一个人害羞、干净，则是纯真岁月的长期积淀。岁月总在流逝，其实也在我们身上刻下什么，或是疤痕，或是光亮。我很庆幸，岁月待我不薄，还算顺利，可以一路天真，所以我心里那份温暖特别纯净，不蒙尘，不灰。喜欢丰子恺先生的一句话：你若爱，生活哪里都可爱。既然没有净土，不如静心。既然没有如愿，不如释然。

王守仁做门人时捉得一贼，与贼讲了一番关于良知的道理。贼不以为然，大笑，问他：“请告诉我，良知在哪里？”当时是热天，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，贼倒是愉快地脱了，张守仁又说：“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？”贼犹豫了，说：“这，好像不太好吧。”于是，他向贼大喝：“这就是你的良知！”

害羞、害臊是性格的，也是心灵的态度、色泽，古语说，知耻而后勇，其实，知耻更可以净白心灵，尘世或脏或杂，我常常靠害羞来自我洁净、向善。康德说：羞怯是大自然的某种秘密，用来抑制放纵的欲望。